

康海與汧東樂府

朱自力

前言

明曲承元人遺緒，而作家之衆，邁越元人。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所錄古今群英，明初作家十六人，以汪元亨、谷子敬、賈仲明、湯舜民諸人較著，而作品百不一存，難睹特色。惟朱有燬一人曲作甚夥，然少新味，且身爲貴族，而故作漁樵神仙語，頗不自然。

弘治以降，曲風漸盛，作者日多，派別不一，約而言之，可分南北二系：

一曰西北派。以陝西康海、王九思爲首。李開先、常倫、楊循吉、馮惟敏諸家屬之。風格豪放，頗能本色，而多詠懷、歎世之作。

一曰南京派。以王磐、陳鐸爲主。金鑾、楊廷和、楊慎、唐寅、祝允明、陳所聞、沈仕諸人屬之，作品以清麗爲主，風格婉約，而多閨情、閑適之作。

康海之作散曲、劇曲，咸有可觀。汧東樂府卽其散曲最具代表性之作品。

一、康海生平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自稱汧東漁父，別署潞西主人。陝西武功人。明憲宗成化十一年生，世宗嘉靖十九年卒（一四七五—一五四〇）。享年六十六歲。

孝宗弘治十五年（西元一五〇二年），海二十八歲，科舉中進士第一名，孝宗覽其制策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迫古矣」。由是朝野景慕，天下驚傳，以爲得真狀元。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諸人詩酒唱和，時人號「七才子」。海個性豪放，讀書不肯記誦，但觀大義，而不拘細謹，常面道人過，人多忌之。

武宗正德初年（正德元年爲西元一五〇六年），宦官劉瑾亂政，慕海高才，欲招致之，海不屑與伍，堅不肯往。會李夢陽以代尙書韓道貫草疏劾劉瑾，出言切直，劉瑾深恨之，下夢陽於獄，欲置之死。夢陽急書片紙語海曰：「對山救我」。海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預設詭辭，往謁劉瑾，瑾解其意，遂釋夢陽。

踰年瑾敗，海以謁瑾坐黨，落職爲民，時年三十六歲。蝸亭雜訂謂海：

既罷歸，以山水聲妓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歌以侑觴。遊於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

四友齋叢說云：

對山嘗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焦循劇說引王世貞藝苑卮言亦云：

德涵既罷官，居鄂、杜，葛巾野服，自隱聲曲。

蓋海既放歸，卽不與聞政事。披髮嘯歌，恣遊山水，蓄聲妓，彈琵琶，日與酩酊爲伍。家居凡三十餘年，卒後家人檢示

所遺，得大、小鼓三百副，其人之風致，於茲概見。

二、康海著作

康海著作有下列幾種：

- (1) 汴東樂府二卷，補遺一卷。今所見有飲虹簾所刻曲及散曲叢刊本二種。
 - (2) 雜劇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王蘭卿服信明貞烈二種。前者爲一寓言，敘述狼子辜恩負義之事。或以爲康海譏刺李夢陽，忘其救命之恩而作此劇。後者見孤本元明雜劇。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載有「王蘭卿傳奇」一種。
 - (3) 武功縣志三卷。見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傳，四庫全書著錄。
 - (4) 武功縣官師志。見五朝小說第四函（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頁一一七）。
 - (5) 對山集四十六卷。案四庫全書所收之對山集爲十卷本，四庫提要謂對山集自明以來有四刻：(甲)明張太微所選本。(乙)明王世懋所選本。(丙)康熙馬氏所刻全集本。(丁)乾隆孫景烈刊削之刻本。十卷本即孫景烈本。而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之對山集乃明刊本，有四十六卷。京都大學所藏亦明刊本，則有四十五卷（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頁一一四—一一六）。四十六卷本或即明代之全集。王世懋對山集序云：「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怪其盛名之下，所作僅此，而時亦有漫衍，無當於情實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今所傳對山集者，率直冗長，殊不足觀。」四庫提要則云：「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弑球燕石，間列錯陳，故馬氏增刊，頗傷蕪雜。』」
- 此外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云對山有納涼餘興、春遊餘興、即景餘興等作品（見明代劇作家研究頁一一七），今皆未見。四十六卷本卷三十四北上集序，對山所作有北上集一書，亦未見著錄刊刻。

四十六卷本對山集，漫冗蕪雜，評價不高。樂府雜劇本色豪放，於明代曲壇，自成一格。康海因亦成爲有明一代之重要曲家。

二、汧東樂府

汧東樂府今所見有飲虹簪所刻曲及散曲叢刊本二種。飲虹本有二卷，上卷小令，下卷套數。散曲叢刊本，則二卷之外，並從陳所聞南宮詞記輯出小令五首，套數四套，名爲補遺一卷。全集共收北曲小令二百零四首，南曲小令三十三首，帶過曲二十首。北曲散套三十二套，南曲散套三套，亦即共計小令二百五十七首，散套三十五套，乃今所見康海最完整之散曲集。

汧東樂府自序，述其成篇經過云：

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余者，輒以酒殺聲妓隨之，往往因其聲以稽其譜……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僮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汧東樂府。

案此序作於正德八年（西元一五一三年）十二月，康海年三十九，上距免官僅三載。汧東樂府雖海自編定，但未刊印。至嘉靖三年（西元一五二四年，海年五十），始由康海堂弟康浩刊刻問世，今觀集中有「百年三萬六千番，屈指年來已半刪」（「醉東風」宴集）、「百歲韶華將半」（「紅繡鞋」宴集）等句，皆似年近五十之語，則康海於作序至刊行之十一年間，容或有續作補入。更檢散曲叢刊補遺所收，復有「華堂歌舞又繽紛，齊來賀六旬」（雙調「新水令」套自壽）、「幸七九衰翁在堂」（仙呂「點絳脣」套歸田述喜）等句，則補遺之曲，殆爲汧東樂府刊行後，陸續成篇者，故汧東樂府不及收入。汧東樂府大半作於康海罷官「謝事山居」後之三年間，而康海以狀元之才，名滿天下，前程似錦，竟以坐闡黨之誣，不幸免官，其心中之憤懣，可以想見。故汧東樂府除極少數閨情、祝壽、慶賀之作，要以憤世詠懷、歸田閑適之作爲最多，幾

卽爲汴東樂府之所有內容，茲卽依其內容與特色，分述於後：

(一) 內容例析

(1) 詠懷之作

康海以遭誣罷官，因戒於人心險惡，辜恩負義；富貴名利，轉眼成空，牢騷不平之氣，發而爲憤世詠懷之作，直抒胸臆，感慨無窮，如〔雁兒落帶得勝令〕飲中閑詠：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裏般般量。眞個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倏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藉與康。

海似自悔救李夢陽之舉，乃「不精不細醜行藏」，有欠思量，故而「沒頭沒腦受災殃」。剛方如李膺、范滂，必遭殺身之禍。惟有荒唐縱酒如阮藉、嵇康，才能免患（案嵇康並非善終）。

又如〔折桂令〕滄西別墅偶然作：

憶蓬萊奏賦前年，不揣庸愚，豈係逆瀆。髻首窮經，丹心奉日，白璧成愆。語句狂合遭罪譴，性情眞索免擠掀。行止雖天，暗想終冤。本是個借劍君游，浪做了依佗完元。

自以狂放率眞，不免擠掀，致遭罪譴，而於謁劉瑾救夢陽之事「暗想終冤」，殆如柳子厚之依王伾，致遭放逐，冤抑終身，滿腹委屈，不言而喻。

平生正直存公道，翻落後，小兒曹。讒言浪語千般造，蕙成茅，眞當草，恭爲傲。任意嘵嘵，信口嗷嗷，子淵愚；無塩美；鄧通高。芟了瑞草，護起蕪苗。恨填胸，冤徹骨，事漸學。暗劃度，細評駁，多敢是天時人事有崎嶇。玉潔冰清終自保，虛名微利怕提着。（〔罵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丁卯卽事）

此曲直謂坐黨解職，乃小人進讒所致，誣蘭爲草，以恭爲傲。指鹿爲馬，是非顛倒，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縱然「恨填胸，冤徹骨」，又能奈何？

如夢初醒於仕宦一途，乃避之惟恐不及：

澠西主人非是懶，世事都經慣，十年紫鳳城，一夢黃梁飯，快抽刀閉門還是晚。（〔清江引〕酒酣作）澠西主人新夢醒，試語黃花聽，前年虎背遊，今日泉頭詠，何處費心何處省。（同上）

由是以利祿爲書餅，爲簷風，虛幻而短暫，何如閑居鄉野，瀟灑自如：

年雖未，鬢已星。身事漸無成。經綸興，簪組情，也曾評，到底是屨樓書餅。（〔梧葉兒〕自述）

雖是窮，煞英雄。長嘯一聲天地空。祿享千鍾，位至三公，半霎過簷風。馬兒上纔會崢嶸，局兒裏早被牢籠。青山排戶闌，綠樹繞垣墉。風，瀟灑月明中。（〔寒兒令〕漫興）

而息隱山林之念，油然而生：

論疏狂端地是我疏狂，論智量還誰如我智量。細尋思往事皆虛誑。險些兒落後我醉春風五柳莊，漢日英雄唐時豪傑問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箇箇盡攬入漁歌樵唱，強的弱的亂紛紛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負了水色山光。（〔水仙子〕酌酒）

漢日英雄，唐時豪傑，無非黃土一坯，「好的歹的」智愚疏狂，皆作漁歌樵唱。窮通榮辱，爭名爭利，無非痴呆兒戲，休要着迷，而於鄉居生活，水色山光，却能甘之如飴。

人生七十古來稀，受用了便宜，爭名爭利枉呆痴，其中味，參透了自家知。窮通榮辱皆兒戲，勸英雄休自着迷。五柳莊，三家市，呼朋喚友，隨意寫新詩。雖然不及少陵詞，點綴襟期，村醪社酒終朝醉，扶持有稚子山妻，女嫁男婚幸了，龍爭虎鬥那知。（〔小梁州帶風入松〕飲酒作）

自此感悟處世哲理，勿直勿曲，見好便收：

得罷時連忙罷，得休時趁早休。逝水自東流，也不要直如線，也不要曲似鉤，也不要傲王侯，有酒啊邀來便走。（「

梧葉兒」言志）

康海此曲，曠達瀟灑，智慧圓融，已脫出塵俗羈絆，絢為上乘之作。

由以上諸曲，可以概見康海詠懷之作，實多憤世不平之意，而表面以解脫之語飾之，其中實極熱極怨耳。

(2) 閑適之作

康海閑適之作，以描寫山居生涯，田園風光者為多，如「沉醉東風」山居：

小橋西岸野人家，十里垂陽數畝瓜，春來曄出王維畫，那般兒不俊殺。燦疏籬幾點桃花，門對青山，園圍綠水涯，窗屯翠竹丹霞。

此曲點染山居如畫：小橋、野柳、綠水、青山、瓜田、桃花、翠竹、紅霞，賞心悅目，令人欣羨。

又如「折桂令」田家：

正春風布穀聲喧，雪霽東臯，潤足西田，稚子鞭牛，老妻牽索，犁斷寒煙。福份小蔓菁飯軟，意思甜盃水心便。豐稔隨天，勤苦當先，禾黍秋郊，金玉華軒。

刻繪田家生涯，犁田布穀，勤苦耕作，雖則粗茶淡飯，然而和美安閑，想來勝逾「紫鳳城」、「虎背遊」多矣。

山林間笑談誰是侶，釣叟並樵父。羞稱漢與秦，肯論榮和辱，興來時自歌還自舞。（「清江引」田園漫興）

歲序推移人易老，夢覺邯鄲道。花枝照眼紅，酒伴隨心約，何事憂煎何事惱。（同上）

二曲清幽閑逸，自歌自舞，生也有涯，覺來一夢，與其為名為利憂苦，何不與花酒為約，以自尋快活耳。

且隨時嘯歌，休信口開闔。光陰卽漸已無多，好逍遙快活。白雲洞裏陳搏臥，紅梅影底林逋坐，碧紗窗外小蠻過，不

風流怎麼。（「醉太平」南齋漫興）

結茅堂對山，坐水閣觀瀾，紅塵不到這其間，甚風流似俺。蕭蕭白髮金鐘滿，依依綺座香風散，盈盈綠蟻玉杯寒，趁光陰未晚。（同上）

陶然於山水美景，忘情於塵世功名，歌舞酒香，逍遙快活，風流瀟灑，令人羨煞。

友人相訪，則設管絃，開尊筵，携聲妓歌舞以侑觴：

端端舞，小小歌，照腔兒暗中填和。舊知音幸逢着君共我，不風流好時乾錯。（「落梅風」二月晦日同張舜卿）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曾云：

德涵既罷官，以山水聲妓自娛，問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

端端、小小或即錢謙益所云之二妓，益知諸傳謂康海挾妓自娛，日日聲歌之說，非虛語也。

他若四時節候之作，亦復輕雋可喜，閑樂有味，如「水仙子」中秋云：

碧空如洗晚雲消，素魄當秋桂影遙。搖階沸耳笙歌鬧，喜今宵人更好，且休提氣爽天高，擁繡榻人如玉，映雕梁舞正嬌，坐銀牀醉影醺醺。

山居生涯，雖然閑適，然亦不免時有知音稀少之感：

知已稀，鱸鱸肥，獨酌淺斟花塢裏。啜了紅梅，看了荼蘼，對景意遲遲，草堂低渭浦烟迷，柳絲長遠樹鶯啼。新詩酬和少，芳徑共行誰？呸！寂寞杖藜歸。（「寒兒令」步過澗西作）

由上閑適諸作，可知康海雖高唱山居林泉之樂，醜妻稚子之歡，聲妓管絃之娛，而內心仍不免時露孤單寂寞之感。

（二）特色試析

(1)粗豪之風

康海寫曲，往往直抒胸臆，率爾成篇，詠懷、閑適之作，意到即書，毫無假借。任中敏評其曲云：「貪多務博，殊欠剪裁」，鄭振鐸云：「其實二人（康海、王九思）所作，皆流於粗豪，對山尤甚。」粗豪之風，實為汧東樂府之特色，康海於此亦有自知之明：

奔濤赴海，一間茅屋，萬點蒼苔，詩書未滿窮酸債，怎可胡歪，漫興詩耕餘細檢，粗豪氣去了還來，管甚麼齋菜，情舒意解，不說玳筵排。（〔朝天子〕汧東自飲作）

惟以「情抒意解」為已足，故於作品之形構、技巧，殊不着意，時有不詞之句，拗口之說，粗率之迹隨處可見，所謂「粗豪氣去了還來」也。如：

郵筒滿自於（〔山坡羊〕四時行樂詞）

「自於」二字，不知所云，遣詞若此，率爾可知。

折柳郵亭獨嶼，傷心雁影長途。（〔沉醉東風〕送別）

沉醉東風首句第五字，必用「上去」，海以「獨嶼」易「孤島」，律則協矣，其如生造不詞何？

潯西好來同眺騁。（〔清江引〕簡良弼）

「眺騁」二字，意謂眺覽，馳騁，然組為一詞，便覺生硬，有詞澀之感。

此外全集曲文多有文意重沓，句型重覆之處，其粗率不重修飾之態，至為明顯：

今朝快樂明朝又（〔寄生草〕莊上坐望）

前春未了今春又（〔寄生草〕閨情）

前春怎想今春又（〔山坡羊〕四時行樂詞）

雁聲還暑回涼又（〔落梅風〕自酌）

前春怎比今春味（〔醉羅歌〕宴集）

諸句文意相近，句型相似，即用字亦少變化，具見率爾操觚，不假思索之態。

即寫景之作，亦多粗略印象，鮮有獨特之味。

翠嵬嵬柳條，香馥馥花梢。（〔醉太平〕南齋漫興）

柳翠、花香，殊屬平常，有甚新意，而煩筆墨耶！

金風細，暑氣微。（〔梧葉兒〕初秋）

秋風細，暑氣微。（〔寄生草〕田居）

非但詞句相似，即秋景亦係共相，並無特色，殊少「引人入勝」之致。

即有佳作，似亦未脫「粗豪」之風：

忒疏狂，無辭遜，一時唯唯，終日昏昏，露半身，蓬雙鬢，浴水吞茶無遭頓，又何知飯軟羹新，蟬鳴耳根，天旋眼底，身坐車輪。（〔普天樂〕病酒）

此曲以追憶之筆，寫病酒之相：天旋地轉，耳鳴眼花手足癱軟，醉態如掬。

天空霧掃，雲恬雨散，水漲波潮，園林一帶青如棹。山色周遭，點玉池，新荷乍小，照丹霞晴日初高，兩件兒休支調，雞肥酒好，宜醉潯西郊。（〔滿庭芳〕晴望）

寫夏日午後，雨過天青，山林聳翠，日照荷塘之景，傳神如畫，末三句由景入情，佈局頗為精整。

(2) 歌酒之歡

汧東樂府小令二百五十七首，其中述及歌、酒之事，幾占甚半，歌舞酒語，觸處可見，亦其特色也。如：

茅簷醉舞山妻笑（「水仙子」冬日作）

一曲秦箏，萬盞吳醅（「折桂令」卽事）

燒銀燭，泛紫霞，沉醉在海棠花下（「落梅風」四時行樂詞）

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負了水色山光（「水仙子」酌酒）

青娥勸杯休放淺，好消磨這回歌扇（「落梅風」元夜）

且隨時嘯歌、休信口開闔（「醉太平」南齋漫興）

興來時自歌還自舞（「清江引」田園漫興）

映雕梁舞正嬌，坐銀牀醉影醺醺（「水仙子」中秋）

宴集時，歌酒以助興：

且拚且拚今宵醉，休問休問幾時歸，玉漏沈沈斗杓迴，尙兀自清無寐。雪兒不至，更籌又催，檀槽杳撥，歌喉更美，前春怎比今春味，重燒燭，再舉杯，尊前一任玉山頽。（「醉羅歌」宴集）

花開時，歌酒以賞之：

牡丹牡丹開仍卸，好酒好酒少還賒。春光無奈又將別，休剝了千金節，新詩幾首，煩君和些，朱絃一曲，煩君聽些，花前此日休輕歇，懨懨醉，細細說，任他歸去月兒斜。（「醉羅歌」賞牡丹）

花落時，歌酒以歎之：

恨東風落盡紅蕤，賞未移時，早又如斯，可歎人生，謾看花朵，笑撚吟髭。歲月長行如快駛，酒杯濃暫息閑思，歌有新詞，舞有嬌姿，趁此良辰，受用便宜。（「折桂令」落花）

或挾聲妓，奏絲竹以侑酒：

喚青衣款款歌，扣瓦盞齊齊和，笑彭澤不會狂，羞甬里真能那。不是我自張羅，歲月有幾來多，三萬日都教醉，見而今老半科。隨和，淡酒兒權相賀，如何？悶坑兒莫躡着。（〔雁兒落帶得勝令〕自適）

或携酒出遊，醉舞而歸：

西溪問圃，南山漫興，北海携壺，無榮無辱閑人物，趣遠心疎，旋打魚呼僮旋煮；行成詩課子行書。醉了忘歸路，便使舞舞，不怕執金吾。（〔朝天子〕汴東自飲作）

汴東樂府，不啻篇篇玉璽，處處歌簫，康海嘗自書懷抱云：

三萬日時間過了，十八班不必提着，抖擻起泛海心，撇罷了平蠻囊，綠陰中瓦盞村醪，倦倚青岑一曲簫，也做個山翁醉倒。（〔沉醉東風〕書懷）

「綠陰中瓦盞村醪，倦倚青岑一曲簫」，可為汴東樂府特色寫照，歌酒尋歡，亦可謂不虛其生矣！

結語

康海以坐闈黨之誣，鬱抑終身，故其曲多憤世詠懷之作，雜以山居閑適之致以掩之。其風格足以擺脫明初闈茸之習，而力追元人。惟元人本色，純出自然，明人效之，用力過則失之粗俗，力不及則失於冗雜。汴東樂府時傷粗俗，即效本色而過之累。近人任中敏散曲概論評云：

汴東樂府用本色為豪放，擺脫明初闈茸之習，力為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

又謂康曲之缺失有三：

汴東樂府貪多務博，殊欠翦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往往為俗所累，元人衣鉢未盡其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

而表面以解脫之語蓋之，實覺捉襟見肘，展其全集以觀，無非憤世樂閑二類之作，而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異於元賢，是其三失。（同上）

蓋康曲豪辣處，不迨元人，蘊藉之作，又復少見，怨悱之語，急切快意，其去志趣恬淡者遠矣！

泚東樂府提要亦云：「有時意氣褊急，篇幅冗繁，去元人之真樸渾厚，尙有一間耳。」軒輊得失，頗中肯綮，堪謂定評。

主要參考書目

- 飲虹篋所刻曲 盧前 世界書局
散曲叢刊 任中敏 中華書局
散曲概論 任中敏 里仁書局
康對山集 康海 商務印書館
孤本元明雜劇提要 王季烈 商務印書館
列朝詩集小傳 錢謙益 世界書局
明史 張廷玉等 鼎文書局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 華正書局
中國散曲史 羅錦堂 中國文華大學出版部
中國文學史 葉慶炳 學生書局
曲話 宋咸萃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閒情偶寄 李漁 淡江書局

顧曲塵談 吳梅 廣文書局

曲學 盧元駿 正光書局

中國文學史·胡雲翼 三民書局

中國俗文學史 鄭篤 商務印書館

中國歌謠 楊家駱主編 世界書局

中國俗文學概論 同 右